

前山同知魏恆與晚清社會初探

葉 農* 歐陽開方**

魏源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其《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影響深遠，但在國內卻得不到實現。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一直不懈努力，為中國社會的維新變法、救亡圖存奔走呼籲，在魏源之孫魏恆、魏繇兄弟以及他們的師友身上，生動地體現了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愛國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與抱負。本文主要探討了下列問題：1)前山同知魏恆任職廣東經過；2)魏恆與孫中山的交往及晚清政局。3)魏恆、魏繇兄弟的交遊；四、魏恆、魏繇的師承。

一百多年前，面對內憂外患的社會危機，魏源在其大作《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代表了中國傳統士大夫救亡圖存的反思和思想轉變，在海內外都引起極大的震動。同樣處於懸崖邊緣的中日兩國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中國的清政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幡子，把改革維新當做緩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終於導致垮臺，也使中國陷入積弱積貧的狀況；而日本卻全面向西方學習，大力推進政治、經濟、文化改革，擺脫了淪為西方奴役的命運，並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勝中國，短短幾十年時間，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魏源的思想在晚清社會不斷被重提，卻始終未被清政府認真考慮。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清政府都是為了轉移國內外視線，不得已而為之。但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一直不懈努力，為中國社會的救亡圖存奔走呼籲。而魏源直系後人的言行思想，卻較少人關注和研究。本文將通過對魏源的嫡孫魏恆和魏繇兄弟的研究，探討“後魏源時代”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為堅持改革維新、挽國運於危難的責任和擔當。

目前，學術界對此問題沒有專門的研究，在眾多研究魏源的論文中，也很少提到魏源後代的情況。筆者依據的史料主要來自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邵陽魏先生遺集》、魏勛撰寫的《真安居士筆記》以及現存的有關澳門的零星史料，試圖在晚清社會大變局下，還原魏恆的生平事蹟和思想狀況，特別是其任職前山同知及其與孫中山先生的交往。

魏源之子魏耆（1820-1880），未曾出仕。魏耆有子三人：即魏桂、魏恆、魏繇。⁽¹⁾魏恆，字叔平，監生，生於道光二十二年（1846），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娶妻陳氏（1856-1928），法名悟證。陳氏為湖南郴州詩人陳起詩⁽²⁾的孫女，也是魏恆的姑表妹。他姻親的著名人物中，主編《湘學新報》的陳為鑑（1863-1924）是魏恆的妻弟，晚清才子文廷式則是其連襟。魏恆的著述，從目前來看，有與周廣、鄭業煌、鄭業崇合輯《廣東考古輯要》四十六卷（光緒十九年（1893）還讀書屋刻本），還曾監修（清光緒）《揭陽縣續志》，其個人無其它著述流傳後世。魏繇，字季詞，生於咸豐二年（1852），卒於1921年，著有《文斤山民

*葉農，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研究員。

**歐陽開方，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集》五卷，《復初文錄》一卷，《泳經堂叢書》二卷，《金溪題跋》一卷，《金溪詞》一卷(壬申(1932)十月由建德周氏刊印)，亦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邵陽魏先生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1969)第377冊)。

魏恆先後擔任過揭陽縣令、廣州府通判、前山同知，在廣東長達二十年，經歷了張之洞、李瀚章、李鴻章數任兩廣總督當任期。魏繇則長年隱居在家著書，未曾出任過一官半職。他們都是清末社會的小人物，也被學界所忽視，以至於默默無聞。然而如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樣，“位卑未敢忘憂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他們雖遠處江湖，卻通過各種關係保持與廟堂的聯繫。在他們的身上聯繫着許多重大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小人物在晚清社會大變局中的取捨和作為，一個底層官員對國家命運的思考和責任感。

本文將從現有的史料出發，研究如下的一些問題：1) 前山同知魏恆任職廣東經過。主要介紹了他任職前山同知的一些情況。2) 魏恆與孫中山的交往。在此介紹了魏恆與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大事件的關係。如他與孫中山先生的關係，他將孫中山引見給盛宣懷等。3) 魏恆、魏繇兄弟的交遊。4) 魏恆、魏繇的師承。根據魏源孫輩的生平事蹟和著述所反映的晚清社會狀況，揭示當時士大夫對中國現實的思考，及為中國的救亡圖存所做的種種努力，探討作為小人物的名人之後在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前山同知魏恆任職廣東經過

中法戰爭爆發後，清政府調湘軍元老重征沙場，左宗棠督戰福建，彭玉麟坐鎮廣東，魏恆同族兄弟魏光燾帥師參戰，族叔魏炳蔚為左宗棠幕府也參贊軍事，⁽³⁾魏恆則負責押運軍火到電白等沿海港口。其子魏勛稱：“光緒甲申(1884)中

法之戰，先君押運軍火，航海赴水東海口。”⁽⁴⁾魏繇送行賦詩〈觀湘陰公行師南征八韻〉：“羽檄召南征，熊羆舊有名。弓衣收廣路，筋角出層城。寶戟明霄漢，星纏過壘營。風微鸞旂動，日煥鵲聲輕。猛士持冰語，將軍口詔行。犬羊休勢逼，嚴允即時平。暢轂歌先什，皇威慶至明。八閩重建節，婦孺定心傾。”⁽⁵⁾記述了左宗棠出征時的場景。

其後魏恆於1886年赴廣東任職。魏勛稱：“余十歲時，即光緒十二年(1886)，隨侍先君赴粵。”⁽⁶⁾魏繇有〈野望寄呈叔兄赴廣東〉詩贈曰：“側身南望暗江天，憶舊懷君倍黯然。辟亂昔棲三徑僻，哀時今哭五湖前。風塵海表嗔予問，詩向思煩定子傳。閉戶著書期異日，山花野鳥素因緣。”⁽⁷⁾

光緒十四年(1888)四月，魏恆任揭陽知縣，是年五月三日黃昏，魏繇自廣州乘番船渡海去揭陽看望魏恆，途中目睹張督部乘石、沈海呂拒敵黃埔，有詩抒懷。魏恆在一年任期中重修龍湫堤，並在旁建安定亭，為百姓解決水患，造福黎民，其弟魏繇代作〈重修龍湫堤並序〉和〈安定亭記〉記述了經過：“予宰揭陽之八月，適以仲冬行縣，至邑西霖田都之塔頭鄉，見夫龍湫者，河日久淤隘，爰出泉一十六萬以口資，於戊子冬仲，閱四月而告成。”⁽⁸⁾他還主持監修了(清光緒)《揭陽縣續志》，列監修人第二位，官職為候補通判加提舉銜署揭陽縣。

光緒十五年(1889)，他以試用通判身份來澳門調查廣東大米走私澳門的問題。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下文：“照得粵省耕三漁七，戶口殷繁，素有食米不敷之患，每恃南洋米及西米接濟，前經訪聞有等奸商弊串領照，藉稱接濟澳門華民，由省運米至澳，即由澳轉運出洋，當經飭司拏究在案，復經本部堂派委試用通判魏恆、補用知縣李洪毓前往澳門查明，在澳華民共有若干，每年共需食米若干，妥籌辦理，以免奸商藉辭多運。”⁽⁹⁾

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由游智開接任廣東巡撫，李瀚章接任兩廣

總督。而魏恆也迎來了其仕途生涯的一場風波，光緒十六年（1890）正月，游智開上奏稱“候補通判魏恆背義牟利，巧於飾非”，請示即行革職查辦，同時被參的還有幾名原張之洞的下屬。張之洞則上疏力陳“魏恆等委辦諸務卓著成效，絕無罔利營私之跡，請旨飭查”。清廷令繼任總督李瀚章“秉公確查，據實具奏，毋稍偏徇”。而李瀚章經過調查後，奏報“魏恆等三員平日辦事認真，致遭毀謗，皆係可造之材，請開復原官，仍留廣東按班補用”⁽¹⁰⁾。

光緒十九年（1893），魏恆署理前山同知。⁽¹¹⁾任內主要處理了下列與澳門有關的事件：

一、1893年2月，處理兩名澳門葡萄牙人在香山縣白石地方酗酒鬧事案件。2月10日夜7時，澳門葡萄牙人飛利喇（Leão Neto Saul Faria）與圖利奧（França Gonzaga Túlio）兩人擅出關閘，在香山縣白石地方酗酒鬧事，又闖入中方炮臺，被拿獲。魏恆會同拱北海關稅務司賀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按照《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將兩名葡人送交澳葡政府懲處。⁽¹²⁾

二、處理澳葡當局向中國水師船勒收人情、圖佔灣仔的案件。1893年2月26日，中國前山營前哨兵船一艘，駐泊灣泊海旁向來灣泊之處，被一艘澳葡小輪船前來討取人情。所謂“討取人情”，就是向澳葡交費買人情，純粹敲詐。這遭到了中國兵船的拒絕。前山同知魏恆聞報後，立即就人情費去函詢問澳葡當局，指出恐怕是有人假借澳葡名義進行敲詐，請予澄清。但澳葡官員瑪琪仕致函魏恆，公然聲稱，該處是澳門管轄範圍，澳門船政廳有權不准停泊，祇有討了人情，方能停泊。3月26日，魏恆覆函稱：“本軍民府歷查陳案條約，祇有澳門埠街暫予貴國專管之說，並無將澳門全海之水概予貴國專管明文。（……）灣仔沙海旁係在澳埠對岸，相距甚遠，亦欲討取人情，乃陳案所無，條約所不載，關繫重大，本軍民府未便擅自依允。”4月24日，魏恆將此次事件經過呈稟兩廣總督李瀚章。李瀚章批示稱：“灣仔洋面向係該營前哨拖船灣泊處所，葡人輒敢兩次索討人

情紙，大屬不合，本應照會葡督查究，姑念該丞致覆詰責後，該葡人業已知悔，相安無事，暫行免議，以示優容。”⁽¹³⁾

11月4日，前山水師前哨拖船兩艘，駛泊灣仔防營兵廠前海面向來灣泊之處灣泊修理，又被澳葡當局以未討人情為由，拖走一隻。魏恆聞報後，立即去函澳葡當局。後者祇得將被扣船隻釋放。他又將事情經過呈稟兩廣總督李瀚章。李瀚章批示稱：“葡官因越界向該廳防營停泊灣仔兵船勒取人情紙不遂，輒將該兵船拖去，殊屬無理。即經該署函致函詰責，該兵船亦已釋回，應即置諸不議。澳甲黃安和輒令夥伴何亞桃往討人情，實屬不合，業將該澳斥革，並將何亞桃枷號示懲，亦均免其置議。”獲得批准後，他將擅自同意交納人情的黃安和革職，而前去討取人情的何亞桃被枷號示懲。⁽¹⁴⁾

三、處理澳葡政府拘禁至氹仔處理農民田租糾紛的香山縣差役案件。1893年6月6日，澳葡政府以氹仔是西洋久為管轄地，將前來處理農民欠租案件的香山縣差役拘捕。魏恆稟稱，租種香山縣屬南屏村民林其衡、林瑞雲所有氹仔等處田畝的佃客，屢年不交租銀，並稱係洋人禁阻交租。林其衡遂向洋官控告，糧憑租納，豈得任意拖延？葡官口與心違，佃客仍不肯納。氹仔等處向係香山縣管轄地方，縣令楊文駿查明後，即票差劉鴻等人赴氹仔，拘傳該佃客人等到案。不料，佃客勾串葡兵，將頭役劉鴻、散役鄧建、楊澤、劉珍拿押澳門大炮臺監禁，後經交涉，被押差役被釋放。⁽¹⁵⁾

四、負責訪查澳門苦力出洋事件。1893年7月，有人在澳門張貼街招，詭稱巴西已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准在澳門招工。該招工公司名為“大巴西國京都公司”（Companhia Metropolitana do Rio de Janeiro），經手人為卑拿威地士（Júlio Benevides）。隨後，據前山同知魏恆、前山營都司黎中配派人至澳訪查，發現在澳門最為僻靜的水手街，開設了兩間工所，名為“華利棧”、“萬生棧”，已招華工四百餘名，多為新安縣屬客民，由德國船“地

打杜士 (Tetartos) 號借往泰國運米之由，回澳門後“將招聚之人裝運出洋”。⁽¹⁶⁾魏恆將此調查結果稟告上司，要求嚴查華工出洋問題。

魏恆任前山同知不到一年，但工作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如澳門出版發行的《鏡海叢報》。報導：“前山文武兩衙，傳聞有榮調他處之信(……)魏叔平司馬聞將榮調廣州要缺，未知確否，然其夙夜勤勞海疆，宣力律以酬德報功之義，固應量予榮遷。”⁽¹⁷⁾但事與願違，時任兩廣總督李瀚章向下屬索取進貢，凡在職官員都須賄賂才能留任，且魏恆為張之洞原部屬，更受排擠。魏恆憤然辭官，賦閑在廣州家中，將他在前山同知任上以及前任同知蔡國禎與澳門來往公文整理成冊，後由汪康年的振綺堂以《澳門公牘偶存》刊印，為後世保存了重要的研究史料。魏恆因感時局不利，官場腐敗，自己懷才不遇，對親友傾訴苦悶。魏繇有〈和叔平詩〉安慰：“長缺投何處，聊同退院僧。晚松橫寶路，寒日掛金繩。音徹疑傳鐸，花飛半欲水。彭陽皆未遇，惟感二毛稱。”⁽¹⁸⁾

魏恆與孫中山的交往及晚清政局

19世紀末期，廣東因地理位置成為新思潮的策源地，而廣州、澳門等地則成為維新派和革命黨人的活動區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曾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宣導維新變法，在澳門創辦《知新報》，介紹世界各國的情況。光緒十八年(1892)，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先後在澳門、廣州行醫，並開始思考如何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召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中國的救亡圖存苦思對策。魏恆作為地方官員，利用自己廣泛的人際關係，保持着與各派的接觸和聯繫。

光緒十九年，魏恆在前山同知任上，因受痔瘡折磨，由澳門賭商何連旺(字穗田)介紹，請當時在澳門鏡湖醫院開辦中西藥局的孫中山診療，結果徹底根除了頑症。魏恆感激不已，在《鏡海

叢報》葡文版(Echo Macaense)上連續發佈中文告白，替孫中山作宣傳廣告。⁽¹⁹⁾光緒二十年(1894)初，孫中山懷着“求知當道”的願望，起草了一篇長達萬言的〈上李鴻章書〉，準備北上天津，求見李鴻章。在這篇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變法自強主張。上書完稿後，便商請當時已辭官在廣州閒居的魏恆為他寫了一封去見盛宣懷的推薦信，魏恆在信中寫道：

茲懇者，香山縣醫士孫先生，名文，號逸仙，人極純謹，精熟歐洲掌故，政治、語言、文學均皆精通，並善中西醫術；知者甚多，妒者亦復不少。現擬遠遊京師，然後仍作歐洲之遊。久仰令兄觀察公(宣懷)德望，欲求一見。知侄與世丈交既有年，誼復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屬函懇賜書函於令兄觀察公前先容，感激重情，不啻身受矣。

對照孫中山的萬言書內容，可以知道魏恆應該看過原書。孫中山攜帶上書及魏恆的推薦信，從廣州乘船到上海，順利地得到了盛宣懷的介紹函，盛宣懷在信中特別指出：“頃有滬堂教習唐心存兄之同窗孫逸仙兄，係廣東香山縣人，精熟歐洲醫理；並由廣東前山同知魏直牧函託，轉求吾哥俯賜吹植。”同時還得到其同鄉前輩鄭觀應的幫助，也修書與盛宣懷，要求盛宣懷介紹孫中山去見李鴻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蘊”，還提出要盛宣懷代求李鴻章轉請總理衙門，發給孫中山遊歷泰西各國的護照。正是因為魏恆的介紹，作為一介草民的孫中山才能直達李鴻章上書，並發現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轉而尋求民族革命之路。⁽²⁰⁾

孫中山與魏恆的交往一直延續到下一代。魏恆的兒子魏勛初任清朝郵傳部員外郎，後傾向孫中山等革命黨，成為同盟會會員，任職於上海國際法學會。⁽²¹⁾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魏勳於1912年3月2日、3月4日、3月17日多次致信孫中山，討論南北分裂、提防袁世凱

的奪權野心和創辦報紙等事宜，並闡述整頓山西之二計劃：一為籌款興辦鐵路、工業，然後分期償還；一是加強與外蒙古的聯繫，警惕俄國勢力侵入，防止國土分裂。

魏恆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赴西安，魏勛稱：“光緒丙申丁酉年（1896-1897），予侍先君西安旅次。”具體在西安任何職做何事無法考證，但極可能與軍事方面有關，見魏繇〈敬酬叔平新春見賜之什〉詩：“七年黃埔題襟別，今日重逢歲載闌。嶺海風煙非侶替，椒盤采勝且同翰。齋前積雪留新白，隴上官梅弄小寒。萬里傷春戎馬逼，勸君聊此卸征鞍。”⁽²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因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遠避西安，魏恆遣魏勛由廣州馳七千里上書言變政事十六則。“庚子冬，兩宮西幸，下詔求言。予乃自羊城至西安上書，從親命也。”⁽²³⁾魏勛寫下〈和門均留別呈五叔父〉：“鎖輪驚傳失北門，如何高隱傍山村。一生學識門牆限，廿載庭無車馬喧。宣室求賢疇側席，楚江有客詠離魂。當懷感舊頻增慨，第一家邦要自存。”魏繇送別並和魏勛留別詩云：“棲雅流水望家門，招隱何如塞北村。面帶風霜行道遠，住無車馬少塵喧。從此桃梗分南朔，定有梅花賦夢魂。殘臘上書非得已，家邦一線是圖存。”⁽²⁴⁾

魏恆上皇帝書言變政事十六則，具體內容已不得而知，但不被採用是必然的。在國難當頭之際，慈禧太后雖然下詔讓各地官員上書商談國事，一面卻嚴令各地方官員嚴密追查文廷式、唐才常等維新人士，一旦發現則就地正法、格殺勿論。魏恆作為文廷式連襟，在此時談變政事，實在冒相當大的風險。魏勛在西安等候御批直到兩宮回京，辛丑冬月初三夜，魏勛作詩〈行在南旋宿潼關大風雨兩晝夜驟涼感賦〉記錄了慈禧返京情形：“旅館凌霄節候涼，如何六月似飛霜。書生一劍酬知己，策上千言意氣長。風雨滿城驚畫角，河山萬里繞沙場。夢魂昨到珠江畔，黃卷青燈夜未央。”⁽²⁵⁾

次年，魏勛帶妹妹魏瓔珞回廣東，魏繇作送別詩兩首：“世局尚多難，懷安匪自珍。上書憐祖道，薄宦失家貧。滬瀆華風異，珠江彩氣新。倚閭相望久，迎噉定雙親。”“失母方滋痛，予懷已可知。況當搖落感，又是別離時。淑德遵閨範，成人仗伯慈。人言小天下，吾爾欲南之。（註：予前有明歲赴粵之約）”

當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魏恆上書論籌餉、緝捕事宜，李鴻章頗為贊賞並加以採納。在慈禧太后連章催促李鴻章帥兵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沒有照辦，而是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東南互保之策，力保廣東局勢。李鴻章逝世後，魏繇代魏恆作李文忠公挽詩三章，寫道：“堯域敷東極，天狼煥御廚。誠辭通朔望，失意起萑苻。風雨思王會，乾坤揖大巫。矜言登岱小，回首帝王都。”“電掃妖氛極，憂危計慮深。卅年精力罄，一別雪霜侵。惻愴行宮詔，蒼茫衛國心。大臣東顧遠，菹露不堪吟。”“世亂群雄倡，喜難競說辭。約章方獻草，木稼已歌詩。接席懷前策（公督粵，予上書論籌餉緝捕事宜，公頗採納）……“家門侘盛知平生，丹旄淚霑灑日南。”⁽²⁶⁾

魏恆與李鴻章為世交，太平天國期間魏源在江南幫辦團練時，李鴻章也在曾國藩幕府，那時魏恆年紀尚幼，沒想到三十年後，又會同地為官，雖然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但從上述挽詩來看，兩人私交還不錯。李鴻章在簽訂《辛丑合約》後去世，而魏恆也在兩年後（即1903年）逝世於廣州，享年五十八歲。

魏恆、魏繇兄弟的交遊

魏源交遊遍天下。其嫡孫魏恆、魏繇跟社會各派也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如湘、淮集團實力人物曾國藩、左宗棠的後人與魏氏兄弟交往頻繁。魏繇文集集中就有〈曾惠敏公挽詞〉、〈金陵謁左文襄公祠〉；與洋務派盛宣懷、鄭觀應為世交，同陳三立、譚嗣同等維新派和孫中山等革命

黨人都有大量接觸，而與維新派人物交往最為密切。維新派的重要人物文廷式、陳為鎰是魏恆的姻親，而維新派的“四公子”的陳三立、吳保初等人都與魏絲有不少的詩作唱和，證明他們交往密切，關係頗好。

1895年8月，康有為在京創辦維新派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宣傳西學，鼓吹變法。11月中旬，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團結和影響了不少愛國官吏和智識分子。同月，康有為又赴上海創立強學分會，出版《強學報》。1896年8月，維新人士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辦以變法圖強為宗旨的《時務報》，邀請梁啟超任主筆。1897年10月，嚴復、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兩報抨擊封建專制統治，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社會學說，成為維新派鼓吹變法的南北兩喉舌。1897-1898年，維新人士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啟超等匯集湖南長沙，唐才常在長沙主編《湘學新報》，王闓運門下弟子紛紛參與。由於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和公子陳三立的活動，湖南維新運動蓬勃發展，為全國之冠。

觀魏絲詩集中涉及數十人之多，大多數為維新派人物，特別是與曾行淦⁽²⁷⁾、陳三立（字伯嚴）、陳銳（字伯弢）相互之間有大量的詩書問答討論，見〈冬懷十二首贈蘋湘〉和曾行淦為魏絲所作序，“吾與季子交近二十年矣”，時為光緒辛卯年（1891）六月望日。⁽²⁸⁾ 這些人當中很多都成為學問宗師，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如陳三立⁽²⁹⁾、李瑞清⁽³⁰⁾、夏敬觀⁽³¹⁾、李審言⁽³²⁾、馮夢華⁽³³⁾等。他們在追求學問上是良師益友，在個人生活和事業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魏絲的友人分為兩類，一是從小到大相交一生親如兄弟的朋友，曾行淦、馮夢華、文雪門即屬此類；一是在湖南維新和兩江師範學堂時期結識的朋友，如陳三立、李瑞清、夏敬觀、藤澤南嶽父子等。他有相當多和陳三立的詩詞都是寫於這段時期，陳三立著《散原精舍詩文集》中有贈

魏絲的詩作共十三首（現羅列如下）。但據魏絲的和詩來看，應該遠不止此數，在此將魏絲集中的《散原精舍詩文集》未收錄陳三立詩作一首附後，以供大家參考：

先代（魏絲集中為爾祖）文書燦日星，獨堪憔悴臥江亭。閉門自寫潛夫論，傳法兼參起世經。對酒看雲身老大，懷賢去國涕飄零。鳴鳩亦覺憐牆便，深語依稀月滿庭。（〈過魏季詞隱居〉）

連連笳鼓起千街，比屋翻成隔海涯。舞葉風光聊自好，喧嘩兒女與相偕。欲憑國論窺天意，膝有江聲入酒懷。羨取公貧能勝我，門前一馬鈍如蛙。（〈癸卯歲元旦題示魏季詞〉）

西方彼美人如玉，環海群雄像鑄銅。古事今情滿孤抱，天涯歲暮共悲風。貼危國勢遂至此，浩蕩心源焉所窮？枯几禿豪君莫笑，夢回負盡蠟燈紅。

鬢髮雪霜面河縐，朝朝愧對鏡奩銅。何如居士半畝宅，消受伽黎一臂風。門外煙埃自開合，枕中鴻寶許研窮。醇醪抱膝入勝地，看取磁片梅蕊紅。（〈次韻答季詞見贈二首〉）

年少賈生何謾誕，垂涎萬物以為銅。即今橐鑰病元氣，虛對遊絲轉相風。蟻蚤處禪偷自活，鯤鵬振海與無窮。想公破睡駱駝坐，時晚長虹貫酒紅。（〈戲次前韻示季詞〉）

日暖街頭鵝鴨喧，幅巾尋子欲忘言。追浦饋歲遊塵外，手迭從殘獨閉門。已解螺師吞大象，還迷蛛網掛遊蜂。道人說法諸天現，狡獪獨過自在胸。（〈過季詞〉）

晴風吹雨色，佳趣在園林。柳蕊春相動，篁叢曉自吟。海雲兵氣落，人世酒杯深。二子遊方外，形骸肯見尋。（〈元日放晴季詞伯純見過〉）

千山孕綠待啼鶯，雪罽晴光對渺然。想像樓臺明小水，蔽虧城堞護長煙。瓜田凍裂閑攬鋤，笳吹飄揚醉仰天。自古江南供一擲，莫教烏鵲喚朝眠。（〈次韻季詞齋居即事〉）

歲除將以詩，歲歲視成例。今歲當風雪，更脫江海至。攀過才一瞥，那及胸中事。嗟我混鄉役，父老所輯繫。君若處蕭間，容色亦微瘁。頗

聞燃黎初，劇奪懷羊糧。丈夫蓄萬念，飲琢動為累。釜樂甑生塵，但張一尺啄。猶妄不自量，仰屋畫大計。海客聲汹汹，城闕答羹沸。何因恢天紘，綜錯插此輩。攢眉旋捫腹，臘故轟雲際。梅影簷溜間，期君煮文字。（〈除夕訊季詞〉）

公真天下好，神血凝斯文。老愈疲鉛嶺，貧餘醉夕曛。當門嗚咽水，護郭陸離雲。殘臘歸相訊，厄言異所聞。（〈除夕前一日過季詞〉）

親受佳人肺腑言，江回海斷幾朝昏。徘徊歧路天將厭，分付深杯道已尊。還着病魔供老悖，欲依星變訟煩冤。胸中水鏡眉黃氣，知有閑鷗日到門。（〈貽季詞〉）

索子形骸外，玄帷隔雪風。病為遺世固，老更著書窮。所得溪園屋，相高酒貫虹。短暫書細字，傳與鹿皮翁。（〈園夜貽季詞〉）

一雪尋車轍，三年隔酒卮。饑寒成老味，繼述有餘悲。默誦楞嚴在，孤蹤麴麴知。親炊蛟蜃窟，誰問命如絲。（〈雪中魏季詞過宿敝廬除夕前一日還滬居贈別〉）⁽³⁴⁾

魏繇詩集中的陳三立未收詩作有：“尋常郊脞在鄰牆，擊缶傳杯索渴羌。遮莫迤家俛溪水，便成隔世換滄桑。菜畦新雪吟終好，奧榻棲香意自長。棹聲又驚雲鎖歲，殘陽斷角主茫茫。”⁽³⁵⁾

與李瑞清的詩歌唱和，魏繇詩集中贈李瑞清有多首，現節選一首〈送李梅庵太史入都〉：“浮生寄興一閑鷗，搖落江山感莽爍。正寫心情憐國是，怕干滄海說橫潮。機槍徹夕三山迫，鐵道連雲萬國憂。天路未遙微尚在，期君同訪濟川舟。”

李瑞清作〈秋夜宴鑿園作〉：“炎氛鬱中遠，推阻苦無方。微雨滌煩襟，忽覺塵慮忘。池館悅還風，玉階靜未霜。渤靄煙渚秋，暝色合渺茫。水氣蒙蘭橈，皎月澹初光。華燈隔柳深，昇降俱暫煌。髻影媚連漪，蟲聲亂笙簧。露下清溪迴，銀河映空涼。朱欄挹清輝，瑤席散餘芳。懷昔情轉新，感今意彌傷。歌舞成古今，人世但熙攘。得時則尊榮，生民自倡狂。豈必慕高潔，適己且尚年。”

魏繇作〈秋夜宴鑿園作合呈梅庵〉如下：“勞生乏周途，達觀靖四方。消搖秋興佳，及此池閣涼。衰荷戰枯葉，零符亂方塘。平林挹遠峰，征鴻嘹孤創。新月昇漸高，薄雲啟東廂。明燈曜群星，列坐行酒觴。謝公澹蕩人，遺髭就刑傷，恭惟兩賢後，千載互聖狂。悠悠江海心，翩翩鷗鷺鄉。幽蘭自林秀，疇信滿園芳，無為效鷺鷥，達時召不祥。”⁽³⁶⁾

與夏敬觀唱和，有夏敬觀贈詩：“冰經堂繼古微堂，學說臚傳魏邵陽。析理真能刃迎縷，賣文不給甕無糧。龍鸞大氣包琴志（指易實甫，即易順鼎⁽³⁷⁾），鷗鷺存心到海藏（指鄭蘇堪，即鄭孝胥⁽³⁸⁾）。魏繇答詩為〈題夏鑿臣映庵集邵次元均〉：紅塵偶著似金堂，那用單車向洛陽。旻露晞微煙作骨，朝霞溫煥玉成糧。蟠胸從雪觀辭妙，擊掌須彌納芥藏。變化氤氳機順宥，但期豪傑奉清光。”

夏敬觀贈詩：“聒耳竽瑟誠樂絕，邵陽窮儒生聾拙。埋頭著書療凍餒，口珠生光夜不滅。漢書為肴杯在唇，吾忘市上歌哭新。會當與君學莊老，株捕不到櫟社人。”魏繇答詩為〈送前均呈映庵〉：“盈盈一水岑可絕，鞅斷機昏計太拙。世間陸沉儘自取，頭白丹鉛塵燈滅。漁父楚歌敲船唇，隔窗冷冷燈意新。共道細腰宜餓死，宮中新養如花人。”

魏繇的〈慈竹圖為興化李審言賦〉體現了兩人的關係：“昭陽五月水滿陂，兩岸疏柳吹綠絲。微風習颯鳴喚歸，欸音入屋秧插畦。高人精舍同深閨，昕昏問膳煩采衣。鑽研講肆世豈罕，訪古杖策江介棲。嗒然還隱老屋隈，珂鄉風古見已稀。先人出宰人不知，憶余幼少竹馬嬉。寧止上樹能千回，剎那五十發毛披。眼暗點勘胸結壘，汲汲便短歎吾衰。羨子遁世能脫遺，圖繪遐舉方止微。歸寧為壽酒一卮，兼報鄰里無相違。隕然老物久已癡，十事九乖莫笑之。”⁽³⁹⁾

魏繇與陳三立和梁公約⁽⁴⁰⁾、范當世⁽⁴¹⁾等文人常聚集舉行酒會，在一起探討道德文章，如

“癸卯（1903）臘月十九夕，梁公約與伯嚴、肯堂二君倡和詩”，魏繇寫了〈奉和伯嚴元日題寄元韻〉：“數君苦索驚人句，滿席驪珠照眼清。一枕寒溫雲外景，八筵經緯座中明。虎賁面目公真煮，疆海風濤怒豈平？且辨膠牙釀春色，臥聽雷電細蠅鳴。”

魏繇與馮夢華關係非同尋常。馮夢華還未出仕之前，寓居南京，常與魏繇和曾夔湘等在一起舉行酒會，吟詩賦詞，以後去外地做官，也有相當多的贈詩，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深厚友情。現節選幾首如下：

如馮夢華任四川按察使時，魏繇贈〈送馮夢華之夔〉：“驪駒載道居停怨，鴻雁翔天客子愁。泛棹尋舊夔子國，濟入時典季公裘。江河東下日月老，蘆荻南荒天地秋。此日離亭一杯酒，浮雲缺處是西州。”

（〈次韻夢華見書有感〉）“良友經年別，閒緘正慰予。懸金聲價高，舊雨性情疏。跌宕龍頭酒，遲回雁足書。高風吾未敢，多病侶相如。”

〈出都別夢華〉：“埋首書城二十季，鵬搏今見九霄傳。殿廷獻策非關譽，韋素論交每接賢。天祿早窺無窮藏，名山正待及時編。南中舊侶如相問，第一聲華著耳邊。”“攬轡都門正早秋，湖湘經度使臣舟。衡文每接三條燭，訓士能通九派流。與世久忘徐孺子，成名不朽建昌侯（沈約）。來朝策騎登程日，獵獵西風曉憂愁。”⁽⁴²⁾

而馮夢華詩集中的《丙子除夕懷人二十四絕句》有〈懷魏五季子〉：“棲鴉流水城西路，記否霜前執手時？一寸離心灰不得，雪花如掌讀君詩。”又如〈人日寄衣穀、夔湘、季子〉：“劍外逢人日，春遊一騎便，亂峰明積雪，斷磧莽寒煙。漸覺髮容謝，空驚歲月遷。草堂吾未得，莫漫寄詩篇。”⁽⁴³⁾

范當世為陳三立內弟，但與魏繇的交往卻早於陳三立。魏繇早期贈詩為和無錯，後期始改稱肯堂。范當世去通州並死於當地，魏繇都有詩記載，如〈寄范大當世通州〉：“范子雅尚在丘

壑，吟詩占賦殊可憐。有材遁世今老大，靜坐忘言誰削攜。明月清風等宿客，成連鍾子遇朱弦。新詞聞已千篇富，東望閑雲飛彩楸。”⁽⁴⁴⁾

挽吳保初（字彥復）⁽⁴⁵⁾二首如下：“疇昔曾相喻，曹岑敢自欺。中原方定時，吾子抱局時。幸得中郎女，誰悲伯道兄？彌留應有語，毋負太平期。”“貴介稱陳跡，飄搖老異方。流觀先德傳，結客少年場。妙白霏金屑，當春頓劍芒。招魂無定所，不駐北山岡（北山堂為武壯公私第，吳保初葬於上海外國人墓地）。”⁽⁴⁶⁾

與日本明治初著名儒學家藤澤南嶽父子的交往，大約是在兩江師範學堂與陳三立等人的文會上認識，在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文集》中有許多同名的詩作。魏繇贈藤澤南嶽詩如下：“東國文章伯，清風世所誇。偶傳瀟錦句，蓬壁已光華。靖節詩工和，嚴陵道不賒。高山增仰止，吟望滿天涯。”贈藤澤士亨詩（名元，日本名士南嶽之子）：“之子如橘樹，昂昂濟世英。高風傾白下，落日滿春日。氣誼東瀛古，詩歌北斗驚。信知家學美，千載有餘情。”還有與陳三立一起和藤澤士亨詩〈士亨以和伯嚴字均見示感賦呈伯嚴〉：“江介多風日掩門，蕭然城邑似荒村。東瀛容易傷時感（註：士亨句云：‘相逢共灑傷時淚，挾策誰能畫自存。’士亨，日本人），南國詩傳入世喧。坐愁檢邱抄忘永，畫夢驚謠俗淒魂。風流二子青目若，濁酒聊應論固存。”⁽⁴⁷⁾

光緒辛丑（1901），正值藤澤南嶽花甲之年，而藤澤士亨在中國採訪教育事業，與兩江師範學堂的陳三立、李瑞清交往頻繁，他們都有祝壽詩致藤澤父子。魏繇祝壽詩如下：“壯志經綸遠，江湖渡險艱。放船秋後水，導句雪中山。報國文章重，盟心鷗鷺間。祝言椿壽考，正合管城斑。”⁽⁴⁸⁾

對甲午中日戰爭，魏繇詩集中也有許多反映，有十月接金州失守詩，哀牛莊詩若干，辜月三五夜對月懷叔平詩：“玉潔當頭月，蟾蜍景正中。最憐千里別，差熹萬方同。珠履延賓絕，金

杯敲酒空。風煙今滿目，愁極是遼東。”〈送藤澤士亨治軍武昌〉詩下有註“時寓兩江幕府，是日聞俄日下旗”，即指俄日戰爭事。⁽⁴⁹⁾

魏恆、魏繇的師承

魏恆因無個人著作可查，其師承關係不得而知。但從魏源年譜來推算，魏恆在江蘇揚州和南京長大，此段時期為魏源閉門著述的時期，很有可能魏恆是在魏源的親自指導下進學。魏源卒於1858年，而此時魏恆為十二三的少年，因此他的學問基礎應以家學淵源為主。後來魏恆與湘籍同僚所編的《廣東考古輯要》，其序稱：“……周君韻笙、鄭君宗山海蒼、魏君叔平，故皆楚產也。或以宦，或以幕，來遊海嶠者，蓋亦有年，乃舉吾粵之風土山川掌故，分門別類，纂輯成書。大之關於國典民生，細之於叢祠片石草木蟲魚鳥獸，無不本本元元匯羅副輯。(……)光緒十九年歲次昭陽大荒落病月羅浮蛻叟拜撰。”⁽⁵⁰⁾就有魏源著述的風格和痕跡，反映了他的學術受其祖父影響很深。

魏繇從小師從德清戴子高和泉堂湯衣穀，兩人都以學問名著一時。戴子高即戴望，浙江德清人，以字行，與俞樾“同縣、同時、同有學術上高名”，卻不幸英年早逝，其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僅三十七歲。⁽⁵¹⁾戴子高曾求學於陳碩甫。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價：“子高嘗從陳碩甫、宋於庭遊，於訓詁學所造甚深，又好西漢今文家言，著有《論語註》二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子高晚年被曾文正聘任校書，然其學與流俗異，終侘傺以死。”⁽⁵²⁾

“自子高《顏氏學記》出，世始稍稍知有顏李學。”戴子高為清代實踐實用主義派學術的集大成者，是他將顏習齋⁽⁵³⁾、李恕穀⁽⁵⁴⁾的學問公之於世。魏繇自幼在戴子高門下，亦曾受業於陳碩甫，在魏繇詩集中深情緬懷了幾位恩師，如〈故訓導德清戴子高望〉：“卜商研

春秋，六傳歷漢世。堂堂胡母生，條例載幽意。任城張厥傳，科旨亦已備。造次遵禮法，墨守信傑士。國朝盛文學，孔劉樹熾起。紹法德清君，齊論續復始。哀貶夷景偉，抑揚漢宋理。詞章洎訓詁，傾倒靡不有。於乎洪流頽，淵源真學海。緬余弱冠初，親君譬蘭茝。詩書敦夙好，家法賴君子。指畫日方中，口授夜乃已。豈知裁擇別，修文籟已矣。感君崇文儒，經術富綱紀。人材古難必，末流未足恥。仁王(戴子高湖州所葬的山名)延南望，綠竹紛蕤蕤。有材而無命，痛君淚不止。”⁽⁵⁵⁾

魏繇學術上師承戴子高，但無著作流傳，難以評價其學術造詣如何。而從其詩作上看，則力學宋代黃山谷，與陳三立同光體詩人當為志同道合的摯友，陳三立等人對魏繇詩作頗為贊賞，如陳三立為魏繇《泳經堂叢書》題辭：“淵思奧采，綿密葳蕤，勝更幾欲攘涪翁之席。辛丑臘月。”李瑞清的題辭為“上追漢魏樂府，先生殆不肯為涪翁門下客矣。”和“學杜而矜慎山谷之流，願以危辭苦語哭醒汶汶輩也。”同時落款為癸卯五月曾廣祚拜讀。大家對魏繇學問和文章的充分肯定，從這些題款中可以得到印證。

【註】

- (1) 見(清)魏源撰《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下冊，頁860。
- (2) 陳起詩(1795-1842)，字敦甫，號筠心、雲心，郴州雅溪人。其主要著作有《孔子年譜》、《四書求是錄》、《補全唐詩選輯》、《羅經圖考》、《四刪詩》。京師士大夫將其與魏源、湯鵬、左宗植並稱為“湖南四傑”。http://baike.baidu.com/view/1841763.htm?fr=ala0_1
- (3) 見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之〈族叔魏炳蔚神道碑銘〉，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251。
- (4) 見魏勳撰《真安(居士)筆記》，上海：佛學書局，1937年6月，頁37。
- (5) 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43。
- (6) 前揭《真安(居士)筆記》，頁12。
- (7) 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21。

- (8) 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191。
- (9) 見(清)張之洞撰《張文襄公全集》之〈割東藩司查禁粵米漏卮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十日〉，轉摘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冊，頁482。
- (10) 見《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之《德宗景皇帝實錄》，第280卷，頁738；第283卷，頁773；第287卷，頁823。
- (11) 前山同知全稱為廣州府軍民海防同知(又簡稱澳門同知)，公署駐紮香山縣前山寨(在今珠海市前山)，自葡萄牙人取得澳門管治權後，改名為前山同知。
- (12) 見〈前山同知魏恆為葡官監禁中國官差違背條約事複澳門理事官衛雅照會〉，載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頁477。
- (13) 見〈前山同知魏恆為葡人越界勒索我兵船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893年3月29日)及附件一“前山同知魏恆為請飭查中國兵船被逐事致葡國駐澳大臣布沙信函”(光緒十九年正月十一日(1893年2月27日));附件二“葡國翻譯官瑪琪仕為中國各船須由船政廳指泊處所拋錠事致前山同知魏恆信函”(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七日(1893年3月24日));附件三“前山同知魏恆為未便依允灣仔海面歸葡國專管事覆葡國翻譯官瑪琪仕信函”(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附件四“兩廣總督李瀚章為通飭哨弁務在向來泊船海面事致前山同知魏恆批文”(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1893年4月7日))及〈前山同知魏恆為葡人勒索人情案遵批詳陳實情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九日(1893年4月24日))，載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頁465-469，頁472-473。
- (14) 見〈前山同知魏恆等為請照會葡官嗣後不得再有勒索人情紙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93年11月28日))及附件一“前山同知魏恆為請查辦葡船越禮肇事致葡國翻譯官馬奇士信函”(光緒十九年九月(1893年10月));附件二“葡國翻譯官馬奇士為逐走華船詳事情覆前山同知魏恆信函”(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93年11月6日));附件三“兩廣總督李瀚章為辦理葡官越界勒索人情紙事致前山同知魏恆等批文”(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894年1月25日))，載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頁479-483。
- (15) 見〈前山同知魏恆為葡人侵佔仔仔包攬稅課拘禁縣差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稟文〉(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二日(1893年6月15日))及附件一“前山同知魏恆為請迅解頭役劉鴻等人事致澳門理事官衛雅照會”(光緒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1893年6月10日));附件二“前山同知魏恆為葡官監禁中國官差違背條約事覆理事官衛雅照會”(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一日(1893年6月14日));“兩廣總督李瀚章為鈔錄葡國羅大臣照會並覆稿事致香山縣劉文”(光緒十九年五月初八日(1893年6月21日)及附件“兩廣總督李瀚章為丞仔租項應由華人按年收取事覆葡國羅大臣照會”(光緒十九年五月初八日(1893年6月21日))，載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頁473-478。
- (16) 轉引自吳志良等主編《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卷，頁2023。
- (17) 見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22。
- (18) 見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151。
- (19) 見前揭《鏡海叢報》，頁430、433、435。
- (20) 見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一(1982)年11月，上冊，頁93-94。
- (21) 見黃彥，李伯新選編《孫中山藏檔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9月，頁130。
- (22) 見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66。
- (23) 此兩處引文，均見前揭《真安(居士)筆記》，頁57、37頁。
- (24) 見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93。
- (25) 見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94。
- (26) 見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90。
- (27) 曾行淦，字蘋湘，江西人，為直隸州知州。
- (28) 見前揭魏繇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第303頁。
- (29) 陳三立(1859-1937年)，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甯(今修水縣義寧鎮桃裡竹殿)人。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晚清維新派名臣陳寶箴之子，與譚嗣同、吳保初、丁惠康並稱“維新四公子”，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陳寅恪之父。
- (30) 李瑞清(1867-1920年)，名文潔，字仲麟，號梅庵、梅癡、阿梅，自稱梅花庵道人，江西省臨川縣溫圳楊溪村(今屬進賢縣溫圳)人。喜食蟹，自號李百蟹，入民國，署清道人。清末民初詩人、教育家、書畫家、文物鑒賞家。中國近現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先驅，中國現代高等師範教育的開拓者。
- (31) 夏敬觀(1875-1953年)，字劍丞，一作鑒丞，又字盦人緘齋，晚號映庵，別署玄修、牛鄰叟，江西新建人。近代江西派詩人、詞人。早歲為著名經學家皮錫瑞弟子，精通經史。光緒十七年(1891)入新建縣學，光緒二十年

- (1894) 舉人。1900年後，在上海隨文廷式學詞。曾入張之洞幕府，辦兩江師範學堂，任江蘇提學使，兼復旦公學第三任校長，中國公學監督，署提學使。光緒三十五年（1909）辭官。1916年任涵芬樓撰述，1919年任浙江省教育廳長，1924年辭職閒居上海，晚年以賣畫為生。
- (32) 李審言（1859-1931年），名詳，字審言，江蘇省興化人。明代狀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孫。著名文學家、學者，“揚州學派”後期代表人物。1876年，被江蘇學政取為第一名秀才。1923年，受聘為東南大學國文系教授。1928年，與陳垣、魯迅、胡適等十二人同被聘為中央研究院特約著述員。李審言一生自學成才，在駢文、方志、金石、目錄、選學等方面均有顯著成就，除纂修《江蘇通志》等地方誌外，留下的主要著作共十八種，被學人譽為“國學大師”。1989年，後人將其文稿輯為《李審言文集》兩卷發行
- (33) 馮夢華（1842-1927），名馮煦，號蒿庵，江蘇金壇人。少好詞賦，有江南才子之目。累舉不第，久寓江寧，與顧雲齊名。年四十五，始成光緒十二年探花。歷鳳陽守，四川按察使，累官安徽巡撫。民國政府命督辦江淮賑務，纂《江南通志》。工詩詞駢文，尤以詞名，所著《蒙香室詞》。
- (34) 以上分別見陳三立著《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4、頁57、頁93、頁94、頁96、頁154、頁177、頁208、頁217、頁260、頁560。
- (35)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22。
- (36)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38、頁457。
- (37) 易順鼎（1858-1920年），字實甫，仲實，一字中碩。號哭庵、一廠居士等，室名琴志樓，湖南龍陽（今漢壽）人。嘗問業於王闓運，後入張之洞幕府，曾主講兩湖書院。
- (38) 鄭孝胥（1860-1938年），字蘇堪，一字太夷，號海藏，福建閩侯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書法家。清光緒八年（1882）中舉人，曾歷任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後任偽滿洲國總理。書法工楷、隸，尤善楷書，為詩壇“同光體”宣導者之一。
- (39)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45。
- (40) 梁公約，生於1864年，原名梁莢，又名梁英，字公約、慕韓，江蘇江都人。光緒間江都諸生，工詩善畫。曾任南京美術專門學校教師。
- (41) 范當世（1854-1905年），字肯堂，因排行居一，號伯子，原名鑄，字無錯，江蘇通州（今南通市）人。清末文學家、詩文名家、桐城派後期作家，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宣導者和奠基人之一。光緒時，入李鴻章幕府，常相與談論政事，自負甚高，而終身坎坷。詩多沉鬱蒼涼之作，著有《范伯子詩文集》。
- (42)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28、頁43、頁83。
- (43) 見馮煦著《蒿庵類稿奏稿》第1冊，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28冊，頁363、頁351。
- (44)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23。
- (45) 吳保初（1869-1913年），字彥復，又字君遂，號瘦公、嬰公、北山，人稱北山先生，安徽廬江人，晚清“維新四公子”之一。其父吳長慶（1833-1884年），字筱軒，諡“武壯”，是李鴻章手下的著名將領。葬於上海靜安寺路側。其長婿章士釗請章太炎、康有為撰墓表、墓誌，還想請康有為再為之書丹，康謂：“寐叟健在，某豈敢為？”後由康有為撰寫墓誌，沈曾植書丹，鄭孝胥題簽，可謂珠聯璧合，傳為書壇佳話。
- (46)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61。
- (47)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391。
- (48)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400。
- (49)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150、頁413。
- (50) 見（清）周廣等合輯《廣東考古輯要》，還讀書屋，清光緒十九年（1893）卷一“序”。
- (51) 其年歲有兩說：或曰三十五，或曰三十七。陳垣（援庵）先生曾撰〈戴子高遺文與年歲〉，據戴氏撰〈顏氏學記序〉曰“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戴氏與陳澧東塾書又雲：“望年二十余，曾執經於宋於庭、陳碩甫二先生之門。”援庵由此推證說：“丁巳年二十餘，則生於道光丁酉矣，若生於道光己亥，則丁巳才十九耳。年歲之事，據友人之言不若據家人之言，據家人之言不若據本人之言。〈顏氏學記序〉與〈與東塾書〉皆子高本人之言，自較友人之言為可信，則子高卒年實三十七也。”
- (52) 見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57。
- (53) 顏習齋（1635-1704年），名元，字渾然，河北博野人。著有《存學》、《存性》、《存活》、《存人》四編，為清代實踐實用學派開創者。
- (54) 李恕穀（1659-1733年），名墟，字剛主，河北蠡縣人，將顏習齋之學發揚光大。
- (55) 見前揭魏絳著《邵陽魏先生遺集》，載前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八輯第377冊，頁91。